

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一千多篇（部）作品，约计八百余万字。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二马》、《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的作品曾结集为《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出版。

第二章 年腊梅与老舍笔下人物形象比较

“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式样。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仔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描写人物是小说的显著特点。”^{[1][P199]}本章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年腊梅与老舍笔下人物形象的文学意蕴层面和文学典型这个点进行分析；再运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理论与方法，对两者的内容如：主题，题材，人物，等因素的异同，通过平行比较的方法即：类比（相同点）与对比（不同点），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得出结论。

老舍学过私塾，但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文白加杂的艰深文字；他留过洋，在国外生活了十年，但在他的文章里没有充斥任何洋码子词汇，他的文字都是老百姓常用的，能看懂的；所写的人和事，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有唐代白居易的风格。他是大教授，却不端架子，专注于写小百姓。老舍的作品集通俗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老舍在北京口语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且句子短、句法灵活而又生动传神。《骆驼祥子》中车夫们的拉车姿势、讲价时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展现老舍的语言特点。其中“扇着”一词用的极精确，反映出了的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特征。老舍善于运用有声有色，色彩鲜艳的语言，使文章富有感染力，悦耳生动。

[1] 童庆炳主编.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老舍的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生动。他能熟练地驾驭语言，善于正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实景，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作品的一大显著特点是俗白简练、幽默诙谐、散发着浓郁北京味。他善于描绘抒写平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他们在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恐、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以及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气息和情趣。老舍是大作家，大就大在他虽然只写小百姓，但却可以通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反映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从而被人民接受，被人民喜爱。

年腊梅的作品语言特点是自然平易流畅，清新质朴，善于描写和刻画人物心理。通过写景抒情，托物言志，用词的细腻准确，人物塑造的生动形象，使作品富有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年腊梅的作品中也参有一些潮州口语，这一语言特点也使文章浅而易懂，使读着感觉更亲切。《轻风吹在湄江上》中作者采用插叙的手法，以精致而不浮夸的语言将安巧娜的性格、形象、心理活动等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深受感染。在《黑腊肠》中，年腊梅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人物从外貌至内心世界刻画得细致生动，并赋予人物形象个性化的语言，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通过黑心老板江利金想要拿被他虐待厌倦了女童工去换刘老二家三头死猪的细节，将江利金贪婪无耻，狠毒残酷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除了小说创作以外，年腊梅的散文也颇为突出。她的散文情调怡人，文采淡雅，富于泥土气息；而更突出的表现，是在她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她的叙事手法和描写风格自然易懂，用亲切和接近口语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形象，精彩传神，栩栩如生，使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用词简洁、准确，选词富有个性化。同时，运用情景交融的描写手法，是文章富有节奏感和诗情画意。叙述语言和她笔下的人物语言一样，活泼灵动，年腊梅把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融入人物内心世界或景物描写中去，强化了语言的情感色彩，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两位作家都擅长以犀利精确的词语来刻画人物，并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写作中，描写更真切细致感人。不同的是老舍的作品更具诙谐幽默，而年腊

梅的温婉平缓。下面对年腊梅与老舍笔下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比较：

第一节 风尘女子

由于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以及相似的底层生活经历，年腊梅与老舍笔下的人物大都是一些生活社会底层的贫民。如风尘女子，车夫，童工，市井小民等。

这一节主要分析两位作家笔下的风尘女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比较两位作家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以及在题材表现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 人物形象

(一) 老舍笔下的风尘女子，主要有《月牙儿》中的“我”、《微神》中的“她”、《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等。在《月牙儿》里，老舍详细描写了主人公沦为暗娼的过程，表现了其复杂而痛苦的内心矛盾过程。《月牙儿》中的主人公没有名字，因为她常与“月牙儿”为伴。故称其为月牙儿。《月牙儿》中的“我”，本是一个美丽、纯洁、自尊、要强的女孩，由于世道险恶，命运不公，一步步沦为风尘女子。“我”虽经挣扎和反抗，但是最终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乌云终于遮住了皎洁的月亮，一个花季少女的青春岁月从此毁灭。

(二) 《花街》以一间缝衣兼烫发店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通过“我”的视角来透视卖春女形形色色的生活。其中主要人物有：汪娜，阿花，阿香等。在《花街》这一条街里，住着许多苦命女子，她们成了美国大兵的“租妻”，她们除了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摧残，过着忍泪吞声的日子外，更糟的是她们中的一些亲人对她们的悲惨遭遇不仅不给予同情，反而以为他们会卖笑和卖肉，便经常伸手索取她们的血泪钱。

二. 思想意蕴

(一) 在老舍塑造的妓女形象中，他没有把她们写成好逸恶劳，不思进取，没有上进心的女性，而是把她们描述成美好的有个性的女性。她们因生活所迫，无可

奈何而坠入风尘。她们也曾不断奋斗、努力、挣扎、不甘向社会低头，然而，如此有价值，美好的少女却被社会的黑暗给毁了。这些妓女的悲剧，不是其个人造成的悲剧，而是封建传统文化和那个狼吞虎咽地吃人的社会所造成的悲剧——“钱比人厉害，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1][P246]}其中《微神》中的她，《月牙儿》中塑造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等，都寄予了作者对风尘女子的深切同情。老舍为那些风尘女子的不幸而哭泣悲鸣，把那些女子堕落的原因归咎于险恶的社会环境，并向罪恶的社会发出了悲愤的控诉之声。

(二)《花街》的立意并不在于猎奇，而在于通过对卖春女的描写来揭示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悲惨命运，以此来激起人们的同情，鞭挞这个使他们沦落的不公平的社会。自然，其中也流露着作者的同情，也有对她们在恶劣环境中折射出来的美好人性的礼赞。作者通过描写妓女的悲惨境遇，发出恢复人的道德和尊严，让女性过上真正人的生活的呐喊。蕴含着作者对弱势群体真切的同情，和对妇女社会地位问题的思索。年腊梅不仅仅热衷于写平凡生活和身边的琐事，她同时也是一个关注社会矛盾，颇具批判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正由于具有这种社会批判意识，年腊梅的小说才有可能超越平凡的故事和平凡的事务，而获得比较广泛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三. 艺术特点

(一)老舍笔下的妓女，每个人都有一个凄惨的故事，都有一部心酸的历史。老舍用回忆、叙事与抒情的手法将女性形象塑造得独特别致，栩栩如生。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的描写，老舍似乎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手腕。其中《微神》以独特的象征主义写作手法，将传奇色彩注入一个平凡的爱情故事中，使该文章如散文诗，一样美丽。并营造出朦胧婉约的意境，使人情怀激荡，如醉如痴。老舍在《微神》中抒发了自己对初恋情人的“崇拜之情”，其初恋情人出家为尼，在小说《微神》中“变形”为主人公沦为暗娼，其过程只是被一笔带过。《微神》抒发了作者痛彻心扉的悲哀和愤怒抗议。在《微神》里，老舍提供了两个空间：现实和虚幻。在时空运用上突破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结构，过去和现在，现实与虚幻，自由

[1] 老舍. 月牙儿[M]. 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12)

交叉流动；一切都来自感受，有时联想，有时回忆，有时梦幻，有时现实，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看似不受时空限制，不遵循逻辑顺序，但又绝非杂乱无章，没有条理。作品写的只是“我”从白天到傍晚在山坡上的反思与梦想，中间由“小绿拖鞋”勾起以往爱情的种种回忆，思路跳跃而不乱，构思散而集中，老舍发挥了意识流手法的特点，扩展时间的跨度和空间的幅度，从而增大了作品的容量，透过人物意识的流程，使现实生活得到折光的反映，从“梦”与“真”的交迭中，让人清晰地看到黑暗王国是怎样残酷地摧残了一对青年的纯真爱情，毁灭了一个美丽少女的生命。老舍对景物的描写色彩缤纷。以绿色为主色调的描写富有象征意义。

“月牙儿”是作品中主人公的象征，也是文章的抒情线索。在写作手法上，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自叙其身世和狱中不堪回首的岁月。开篇一句淡淡的“又看见月牙儿了，”意味着凄惨生活和际遇的不断重复。全文透过主人公那自言自语的“叙述”，使我们埋藏于心中的同情、怜惜之感油然而生。在月牙儿的一生中从不曾有过真正的幸福。在《月牙儿》中老舍这样描写道：

“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一切的苦楚……。”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没有善良，没有情爱，没有尊严，只有耻辱和弱肉强食。所以，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开始卖了。”^{[1][P22]}通过这一系列的心理描写，展现了“我”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内心活动，她的心理矛盾和挣扎。最终仍然逃不出现实的无奈。“我”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四处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们娘儿俩，只有月牙儿放出一道儿冷光”，“它老有那么点凉气，像一条冰似的”，“它在无依无靠的灰兰色的天上挂着，头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我的心，还是像那个月牙儿，只能亮那么一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一点云就能把月牙儿遮住”……^{[2P][P37]}如此，月的意象在文中反复出现，作者又不断变换比之，或写乌云遮月，或写暗夜无月，或写暂时

[1][2] 老舍. 月牙儿[M]. 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12)

欢乐时不曾观月，或写被蹂躏时无心思月，把整篇小说升华到一种象征的境界。

老舍所选用的象征物“月牙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悲凉感。而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那一弯惨淡的“月牙儿”贯穿始终，反复出现十多次，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它无依无靠，挂在天的一角，被黑暗包裹。既与“我”处境、心理、生活氛围暗通，又是主人公悲苦命运的见证、象征，还是她孤苦伶仃时的陪伴和倾诉对象。一度她曾千方百计躲避它，最终它又吞没了她。情与景的诗意交融，相互蕴含，更显现了作品艺术上的不朽魅力。《月牙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整个人生仿佛就是无边的黑暗，唯一的一点光只是来自天边的一轮月牙儿。而就是这一点光亮，也转眼间就被乌云湮灭了……这是一个悲惨的女性，一个悲惨的家，在那个充满血与泪的社会！《月牙儿》的魅力不是单凭它的思想性就能使读者的心为之震颤，更重要的是作者能把一个凄惨的故事写得这么完美：主人公很美，不仅外表美，她的内心也很美，好像天上的一弯月牙儿，可是她被黑夜给吞没了，她被生活给毁了。抒情的笔调也独具一格，全文都笼罩在一种感伤的情调之下。

老舍笔下的风尘女子人物形象，大都是由于命运的凄苦，被迫走上了屈辱的生活道路。他们的身体是卑污的，心灵却是纯洁的；她们的生活是下贱的，但她们的的气质却是高雅的；她们的行为是放荡的，但观念却是传统的。老舍对风尘女子的深切“同情”使得其创作在思想境界上达到了相当高度。从深层次的创作心理分析，老舍在《月牙儿》中为风尘女子所唱的那首哀歌，既有对社会上无数风尘女子不幸遭遇的普遍同情，也包含着自己“情殇情节”的自挽自悼，自伤自怜。

（二）《花街》是年腊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她五六十年代所写的十四篇作品，是她初出茅庐迈入文学殿堂的处女作。年腊梅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显露了创作的才华和独特的风格，表现了观察生活、描绘生活的独特视角和功底。《花街》被人们称为泰华文坛不可多得的集子。这部短篇小说集从各个方面描绘了下层华人，泰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和精神状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活跃在生活底层的弱势群体，是一群生活在都市洋楼夹缝中和阴沟旁的小人物。年腊梅以写实手法，通过这些底层生活人物的面影，在现了泰华社会小人物群体的生活风貌，构成了一幅朴实、真切动人

的社会风俗画卷。作者对她们的描述，没有浓墨涂抹，也不见曲折离奇，更无可以雕琢的渲染，只有朴实流畅，细腻真实的白描笔法。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描绘的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特别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欢离合故事，作者把他们描绘得如此细腻，让人领略了艺术真实的魅力。

在其中的短篇小说《花街》中，年腊梅是这样描写汪娜的心理活动的：

“我的好姐姐，你会了解一个卖春女的悲哀吗？呜呜……” [1][P103]

“我一个人要养活许多人，三个孩子是我的本份，可是，我爸爸向我要钱，哥哥伸手向我要钱，还有我的妹妹也要……他们以为我会卖笑，会卖肉，一点也不会同情我，干这一行是时常会生病，得常常打针的……” [2][P104]

字里行间流露着悲凄和酸楚，汪娜的父母、兄弟姐妹不但不同情她，反而无止境地向她索要生活费，看低她。家庭的冷漠，社会的无情，使她内心充满孤独与恐惧。卖春女汪娜一个人要养活那么一群人，当然是办不到的。文中还有一段话描述了汪娜父母兄妹的冷漠。

“这般没有良心的亲人，我只有三个孩子寄养在父亲的家中，我买了三顶蚊帐给我的爸爸带回家去分配，这般没良心的人以为我住在曼谷看不见他们的所为，爸爸、哥哥和妹妹，为了自己睡得舒服，各自争了一顶新蚊帐，让我三个孩子睡又破、又臭的旧蚊帐，三个孩子得不到一顶新的，你看，他们多么没有心肝呀！我苦命的孩子呀”。汪娜哭泣着诉说她那无情的家人如何对待她的孩子。 [3][P104]

与汪娜处境相同的阿花，同样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才走上卖淫的道路，她说：“我嫁了个不务正业的小白脸，不但不肯养活我和孩子，还成天把我当沙包般踢打，打得我无法忍受才和他拉倒，最后迫得走上脱纱笼这一行”。 [4][P103]

在《花街》里，年腊梅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情感，即人类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即使是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他们也没有忘却助人为快乐之本。文中讲述到有一次，汪娜的儿子生病，她的妹妹带着他来找汪娜，可正好汪娜去东北部工作了，病重的孩子在以阿香为首的一群“赚食女郎”的帮助下被送进医院治疗，并且这些“赚食女郎”还负责了汪娜父亲和妹妹这段时间的生活费用。她们不是兄妹，可是却胜过父母亲人，她们有爱心，她们懂得生活的凄凄惨惨，也懂得互相帮助，互相怜惜。

[1][2][3][4] [泰]年腊梅.花街[M].曼谷:大朋出版有限公司, 1980. (11)

四. 分析比较结论

(一) 其共同点是:

1. 人物形象的相同。她们都是为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其特点是: 两位作家笔下塑造的妓女都温柔善良, 具有女性的传统美德, 为养家迫不得已而为娼妓。尽管她们受尽蹂躏, 遭人鄙视, 却都有一股坚强和倔强的豪迈之气, 她们的内心都渴望爱情和未来。

2. 主题思想相同。作品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怜悯、同情、忧伤和愤怒。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中, 她们的痛也是一种民族的伤痛。她们的痛苦与挣扎, 反抗与迷茫, 都影射了作者对劳苦百姓命运的关注和对社会现状的痛斥和批判。

(二) 其不同点是:

对题材的表现手法不同。老舍运用了大量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 如《月牙儿》和《微神》中的象征主义, 意识流, 心理描写等; 而年腊梅的《花街》是白描写实, 艺术手法比较单一。

第二节 工人和小工业主

这一节主要分析两位作家笔下的工人和小业主。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 重点比较两位作家在人物形象, 主题思想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 人物形象

(一)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人力车夫——祥子。他是北京三十年代一个从乡下来的、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他勤奋、憨厚、纯朴、善良、正直, 有用不完的力气, 也不缺希望与信心, 进城后以拉车为生。他的理想就是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好把生活拿在自己手中, 做个自由的劳动者。于是, 他省吃俭用, 起早摸黑, 漂泊了三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但是那时正逢抗战, 北平乱成一团, 祥子稀里糊涂地被抓去打杂, 更痛苦的是他的希望寄托——车, 也被夺走了。在千辛万苦逃出来之后, 祥子回到“仁和厂子”继续拉车。但是痛苦还没结束: 厂主刘四爷的独生女虎妞看上了祥子, 她又老又丑, 嫁不出去, 性格强悍而狡猾, 她

千方百计地将祥子弄到手。祥子上了当，不得不娶了虎妞。最终虎妞死于难产，祥子希望娶为妻子的小福子被卖入妓院，也因绝望而自杀。残酷的现实使祥子的愿望最终彻底破灭。好强、爱面子的祥子，终于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以前的善良正直消失了，他憎恨任何人，拉车也不去了，吃喝嫖赌的恶习也染上了，他可以为了金钱出卖朋友，彻底沦为了行尸走肉。小业主是刘家父女——刘四爷和虎妞。

(二) 小说《黑腊肠》中的小业主是腊肠加工厂的暴发户江利金。他是典型的靠剥削劳工，榨取劳工的血汗发财的小工业主。他以劣充好欺瞒顾客，剥削和奸淫工厂女童工。他做肉肠用的材料大都是死猪病猪，弄虚作假，缺斤少两。他所雇的都是十多岁的童工，因为这样工钱至少便宜一半。其中的女主角玉蝉，未满十八岁，她身段苗条，皮肤白净，是江利金的生意招牌。江利金对她是喜爱有加。他用卑鄙下流的手段，先是设计让店里的工人们都喝醉，就连平时不喝酒的女工们也喝的晕晕的，然后在玉蝉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奸污了她。后来因她有几分姿色，被扶正成为老板娘。前任老板娘因受不了丈夫和小老婆的气，离家出走成为了自食其力的人。童工巴尼被玉蝉拖入火海，做了江利金的泄欲工具，他厌倦后将她卖给了猪贩子，交易时是三头死猪。年龄最小的童工玉英，也受到被老板强奸的遭遇。

二. 思想意蕴

(一)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以三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一个北平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最后从人变鬼的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表达了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二) 小说《黑腊肠》中的故事，反映了在泰国穷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受尊重，生命和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阴暗社会现实。以及人们内心的肮脏和丑陋，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忘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感情和良知。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童工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三. 艺术特点

(一) 《骆驼祥子》是一部悲剧，整部作品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强烈的悲剧意识，朴实明朗的北京地方语言，描述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1. 人力车夫——祥子 老舍采用大量的叙事、抒情夹议论及心理描写，替祥子诉说着血泪凝成的痛苦心声，对祥子的改变有着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对人性有着深刻地剖析：

(1) 刚从乡下来的时候身心都是美好的：“他没有什么模样，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班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能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一个好鬼似的。”^{[1][P4]}

(2) 掉进虎妞的陷阱后还没丢弃做人的原则：“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的确不错；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像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从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了，他现在成了偷娘们的人！”^{[2][P51]}

(3) 在不断的挫折之中他放弃了做人的原则：“这要搁在二，三年前，祥子绝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平时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撒不出尿来了！”^{[3][P190]}

(4) 祥子开始堕落了：“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搭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有时候也把半截烟放在耳朵上夹着，不为那个地方方便，而专为耍个飘儿。”^{[4][P191]}

(5) 祥子的肉体 and 灵魂都腐烂了：“入秋了，祥子的病已不允许他再拉车，祥子的信用已丧失得赁不出车来。”“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

[1][2][3][4]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9)

也不哭，他只为了那十几个铜子陪人家游街。”

“脏病使他迈不开步子，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1][P223]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总要在作品中着力暴露悲剧人物所处的困难，陈述他们所受的苦难，表现他们企图以自身力量突破困境而又不能突破时的危机与忧患，交织的绝望和抗争的精神现象，同时还要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通过有价值东西的毁灭对人类自身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批评性认识和否定性评价。” [2][P4]作者运用悲剧手法，详细的叙述了祥子从人变鬼，肉体 and 灵魂腐烂的过程，把祥子美好身心毁灭给人看，并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即（1）个人奋斗的悲哀，（2）社会条件的恶劣，（3）旧时代的牺牲品，（4）毒素的侵蚀。（5）人性的弱点。既深刻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又表达了作者内心炙热的感情。其悲剧的力量，催人泪下，震撼心灵！使祥子的形象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2. 小业主刘家父女的性格刻画也是丰满的，生动形象的。

（1）刘四爷 “刘四爷是虎相。快七十了，腰板不弯，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两只大圆眼，大鼻头，方嘴，一对大虎牙，一张口就像个老虎。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 [3][P33] “他开了个洋厂子。土混混出生的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滑头的。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得迷迷糊糊的，仿佛一脚蹬在天堂，一脚蹬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弄。“人和厂子”有地方住，拉他车的光棍儿，都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需告诉他一声，他不含糊，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 [4][P32] 其性格亦正亦邪，亦刚亦柔。圆形性格，如见其人。

（2）虎妞 “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她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

[1][3][4]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9)

[2] 刘国钦.以祥子的命运看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悲剧意识[J].

<http://www.tzsy.cn/eduarticle/lunwen/yuwen/200905/24-234597.html>, 2009. (3)

人，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1][P34]}如：“祥子！她往紧凑了凑：我有了！”“有什么了？”“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我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说好的算白饶！她的嗓门又高起来，街上的冷清使她的声音显着特别的清亮，使祥子特别的难堪。”“你当我怕谁是怎着？我正没功夫跟你费唾沫玩！说翻了的话，我会堵着你的宅门骂三天三夜！你上哪儿我也找得到！我还是不论秧子！”^{[2][P75]}“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啊！你是了味儿啦，教我一个人背黑锅，你也不捋开 XX 皮看看我是谁！”^{[3][P76]}虎妞凶狠强悍的性格刻画也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二) 年腊梅的《黑腊肠》这部小说集是年腊梅在癌症晚期坚持完成的。她在与病魔战斗的痛楚中，坚持写完这部中篇小说，这种孜孜不倦为文学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和毅力，这种不为死所吓退的坚强意志，确实值得人们敬佩。这是年腊梅的一部较为成熟的作品。无论是人物刻画，情节叙述还是环境描写都显示了一定的功力。《黑腊肠》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腊肠加工厂贪婪的暴发户江利金老板以劣充好欺瞒顾客，剥削和奸淫工厂女童工的卑鄙恶劣行径和丑恶灵魂以及玉蝉见利忘义，见机行事，冷酷自私的本质刻画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1. 小业主——江利金

(1) 外表丑陋：“洪亮的呼叱声从屋子里播出来，回荡在阿法和红弟的耳鼓里。说话的人随着大踏步向河边走来，他的身体适中，一脸尽是麻子，一对瞳仁像两粒荔枝核那样凸起而微带赤，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排金光四射的金牙，他——就是这幢屋子的主人江利金。”^{[4][P134]}

(2) 内心狡诈：“他的头脑十分灵活，他把所做的腊肠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价钱较高，但猪肉是拣最好的。第二种价钱较低，用一公斤三十多铢钱的猪肉混合脂肪。那么，第三种呢，那可说是最贱价的了，但也是最好赚钱的，它不但是下等猪肉，而且还是主妇们最怕的死猪肉。”“所雇的工人都是十多岁的童工，工钱至少便宜一半。……”^{[5][P135]}

[1][2][3] 老舍. 骆驼祥子[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9)

[4][5] [泰]年腊梅. 黑腊肠[M]. 曼谷: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 1993. (5)

(3) 丧失人性：不断的奸污女童工。

(4) 恶毒残忍：“你这死柴头呀，三世无修才娶到你……”“老二兄！我们家里那个臭货和你换三只死猪要不要，留在这里实在碍眼！”^{[1][P150]}

(5) 卑鄙无耻：“哇！我今年尚未满屋时，一共讨了五个老婆，你们谁敢和我比一比。”^{[2][P149]}

江利金的人物形象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但性格较为扁平化。

3. 童工——老板娘 玉蝉

(1) 面貌姣好：“她是这江 X 香号肉铺腊肠店的皇后，生的脸皮白净，身段苗条笑时右颊出现一个深深的梨涡。”^{[3][P153]}

(2) 工于心计：“她还在哭着，内心对江老板娘还有些顾忌，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她又想到那些金饰的问题上去，嫁给他马上便拥有这么多的……她所喜爱的资产，金裤袋，项链，钻戒……可是，不嫁他呢？自己已经失身于他了呀！将来嫁给别人，要怎样向人家解释那宝贵的处女身呢？”^{[4][P143]}

“婚姻生活和养育孩子的职责，使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玉蝉回娘家去与母亲相议，老母建议让江利金再讨一个小的来，即可帮工，又可作代死鬼，一举两得。”“玉蝉有另有一套看法：丈夫如果娶一个美丽妖娆的女人进来，她将来不是象江老板娘一样，有一天被打下冷宫吗？所以，她之提议娶巴尼实在对她又几种好处！”

(3) 冷酷自私：“臭花娘！孩子哭了你知道吗？耳朵给屎塞满了吗？……玉蝉也照样虐待她，她一点也不会体谅到同是女性被侮辱的心理。”^{[5][P150]}

玉蝉这一形象具有复杂性，多面性，。但比较表面化，没有从历史的，环境的和人性的角度作深刻的挖掘和剖析。

3. 童工

(1) 巴尼 “做了老板的如夫人，却加重了工作，夜里还得充当泻欲器，她连一个零钱也得不到，不上两月，江利金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了！”“由于不断的工作得不到像人的待遇，她显得比过去更难看。”“当巴尼被这一对夫妇谩骂的时候，

[1][2][3][4][5] [泰]年腊梅. 黑腊肠[M]. 曼谷: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 1993. (5)

她不会反驳，只呆呆的流下泪水，用哭来答复一切的暴虐！” [1][P150]

(2) 秀英“还有一个十一岁大的秀英，身体瘦小，脸色萎黄，一望而知是个营养不足的女孩，她的小手握住猪肠，把住的碎块塞进肠子里去” [2][P135]

人物形象鲜明典型。描写也很细致生动。但悲剧的艺术感染力不足。

四. 分析比较结论

(一) 其共同点是：

1. 人物形象相同。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及小业主。其特点是，两位作家都擅长于运用准确生动的词语描写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善于通过典型事例的细节描述，把不同的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如虎妞的老丑凶悍——把枕头塞进怀里欺骗祥子说怀孕了；江利金的卑鄙恶毒——将玩腻了的童工去换三头死猪等。
2. 主题思想相同。他们都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表达了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3. 方言的运用强化了人物形象的表现力。如：《骆驼祥子》中的“论秧子”，“擗开“XX皮”，“耍飘儿”；《黑腊肠》中的“死柴头”，“臭花娘”等。
4. 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和对人性进行了剖析。即：祥子为什么从人变成鬼；玉婵为什么从受害者变成为虎作伥的同谋者等。

(二) 其不同点是：

1. 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不同。《骆驼祥子》中对祥子的改变，有从历史的，环境的，人性的角度作细致深刻的剖析；而《黑腊肠》对于玉婵转变，描写比较表面化，没有从历史的，环境的，人性的角度作细致深刻的挖掘和剖析。
2. 作者的悲剧意识不同。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对祥子的塑造，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即一步步把祥子美好身心的毁灭给人看。因而祥子这个形象具有强烈的艺

[1][2] [泰]年腊梅. 黑腊肠[M]. 曼谷: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 1993. (5)